

洋人，从前中国人叫夷人，他们有血，有肉，有灵魂，也有感情。

暖，难忘的回忆。有些洋人来旅游，走遍东西南北，无法找到要找的人。在旅途中感到无限的失落与惆怅。声祝福中又告别了。此别之后，又有谁知道，洋君何日能再来？虽是短暂的重相聚，可也给他们带来异族间的事时，难免都哀叹自己老了。在洋人回国那天，佣人一家还到机场送行。临别依依，大家都带着沉重的心情，在声已改变到他们无法辨认。在人海茫茫中，若是有缘，他们找到了当年的佣人，这时大家都惊喜万分。在互相倾诉往昔比手划脚，令人钦佩。

桑田，一恍如梦。他们由于长期与洋雇主交流，耳濡目染，学上了点洋腔洋调。现在偶尔跟洋人讲起英语来还不用辈，尚在人间寥寥可数，且多已白发苍苍。每当想起昔日的悲欢岁月，他们不禁唏嘘，感慨时光易逝，多少沧海零星的洋工，如帮洋婆看孩子，洗洋宅等工作，供一些乐龄妇女去做。薪金仅以时或日计算。过去那些打洋工的前时，这样的“工书”一定能发挥最佳效果，受到最优先考虑。

这张“工书”，如果它是出自总督府，大法官或海陆空军上将，那这张“工书”可非同小可了。在新雇主进行面试张证明书（Testimonial），海南人称之为“工书”，以便你在寻找新工作时派上用场。别小看会多给点钱让你度过一段失业困境；寒酸的雇主却只照原定的工资发给。但无论如何，洋人临走之前，肯定会发一洋人在新加坡工作，合同期满或被调派他国或回祖家。那时候，海南佣人将失去工作。如果洋雇主慷慨，看来可珍贵多了。

满地的汽球，假面具，花爆竹等捡回去给自己的孩子玩。这些玩具，现在的孩子一点也不稀罕，可是当时穷家孩子那时厨房人手不够，还要向外面多雇几个临时工人（海南人叫帮工）。洋人欢庆圣诞节，闹了一夜之后，佣人把要归功于葬在阅读书家里的祖先，荫其子孙扬名科场，光大门楣。

海南人打洋工，最忙的一天是在圣诞节前夕，那天晚上，洋人豪门大事宴客，开舞会，吃火鸡，喝威士忌。子天资聪慧，作父母的也不想重蹈“伤仲永”覆辙，让他继续深造，弄个什么专业名堂来。如此愿能偿，那他们可人机构，坐在电风扇下面抄抄写写，或到小学去教教小孩子读书。这样，作家长的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当然也有些孩子身上。但大部分人也只希望把孩子培养到中学毕业，考到一张剑桥九号文凭或华校高中文凭，然后到政府部门或私海南人干这一行，是劳动阶级的一环。他们深知自己没资格，无大学问。于是多数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许不成问题，出门开“奥士汀”车子恐怕太夸张了。

珍”（一种较贵的香烟），出门开“奥士汀”（英国名牌车）。一个普通工人，穿“沙失坚”，抽“黄珍牌”烟或点，当时许多同一阶层的外籍人士难以相比。于是人家常说：海南哥衣服穿“沙失坚”（一种好布料），烟抽“黄海南人在这种环境下工作，受洋人生活影响，他们都很注重外表，衣著光鲜，头发整齐，皮鞋闪亮。这一这样，海南人才垄断这个行业。

在烈日下或在树胶厂里当抬重物的工人舒适。说实在的，过去做西餐，泡洋奶茶，海南人堪称首屈一指。也就因为洁，又有电流自来水供应，也有干净的抽水厕所。比起乡下亚答屋的生活条件好得多。虽然他们工作辛苦，但总比厨师，女的洗洋人一家大小衣服，清洗地板门窗。薪金总共二百六十元或二百七十元，还有免费宿舍居住，环境清资按照市场价格，不随便虐待佣人，更不会以烫斗或其他利器伤害佣人。夫妻两人同在一洋人雇主家工作，男的当里当佣人。在当时的劳动市场，这种工作，相对地说是一份不错的职业了。洋人到底讲民主、行法治、重人权。工早在四十、五十年代，打洋工者，几乎清一色海南人，而海南人中又以文昌人居多。打洋工，既在洋人家



林猷壮

海南人打洋工